

梁啟勳著

中國韻文概論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梁啓勳著

中國韻文概論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

平

Φ(85602.4)

中國韻文概論 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柒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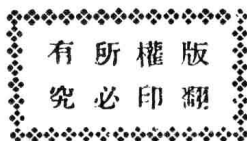
外埠酌加運費(匯費)

著 者 梁 啓 勳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長沙南正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長沙南正路

發 行 所 各 商 務 印 書 館
埠



序

文化之進展，約略可分爲兩種途徑：一曰雙方相互的發展，如先秦兩漢間荆楚民族之與中原民族是也。楚騷乃孕育於三百篇，而屈子實漢賦之祖禰。二曰片面吸收的發展，如魏晉間之於西北民族樂歌是也。唐代之樂，堪稱歷史上聲華燦爛時期，而西涼龜茲樂歌，實唐樂之重要成分。惜乎來而不往，彼固未嘗感受我之回響而繼長增高，且更從此而消沉。

純文學原是「唯美」的，乃精神作用，娛情而已，並無何等非此不可之理由。吾見女真民族最奇，彼實一無所有，無文化之可言，非唯無物與我交換，且無物以供我吸收。然而金元文學於樂律史上，竟成爲第二之聲華燦爛時期，則又何也。計詞與曲之轉變，考諸史實，殆純屬須要問題，且帶幾分强制性，並非與一種新文化媾合而自然進展者可比。故吾將名此時期之文學曰「唯用」的，非曰唯美。

是書之作，雖以文體爲綱，作品爲緯，而朝代亦簡明標舉。雖則文體之變化，經蘊釀而後成，不能

斷代，唯於引例之便，標舉爲宜。然而內容之所論列，詳略每多懸殊，一以有無變化爲輕重。且於一時期之中，特注重其結晶品，如漢賦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等是也。宋豈無詩，但其結晶乃在於詞，詳略之間，以此爲準。

此書始屬稿於廿一年壬申四月廿四日，成於廿六年丁丑一月七日，計四年又八閱月有奇。其間或作或輟，迄無常課，偶有所獲，輒援筆增補。大抵每年夏季，工作較多，蓋容我終日伏案者唯暑假期中而已。丁丑一月七日新會梁啓勳識。

林宰平先生評

中國韻文之變化二卷拜讀卒業。難在既能表出韻文各體之演變及其關係，而朝代之劃分，又甚分明。普通文學史長處，此書兼而有之。其運用材料，解決問題，皆能執簡馭繁，深中竅竅，此尤可佩。惟於詩敍金元，只舉遺山、道園、松雪之名，其作品且不一及；他如劉靜修、袁清容、楊鐵崖之作，非無足述，亦均缺然。明初如高青邱，轉移風氣，所關至鉅，亦未提及，似皆太略。論公安竟陵，未免過刻，此皆可商者。率臆僭評，不審有當否。草復卽上。

仲策二兄箸席

弟林志鈞拜上

案：初以此書非文學史，故每一時代只擇其作風之有關於胚變者數人而敍述之，固非凡是名作家輒一一列舉也，此意於行文時既屢及之矣。又每一時代特注重其結晶品，金元文學之結晶非詩，故詩人從簡。然而太簡誠不妥，當卽遵補。公安竟陵，偶於行文時直錄靜志居詩話之評語，非別有所惡；彼之薄摹擬而重性靈，有足多者，既亦表而出之矣。啓勳又識。

目次

總論	一
騷	五
賦	一三
七	三一
駢文	三九
律賦	四三
詩	四九
樂府	一七
詞	一三九
曲	一八一

中國韻文概論

總論

是書與通常之文學史不同，文學史之組織，大抵多以朝代爲綱，人物爲緯；茲篇則以文體爲綱，作品爲緯；蓋一則敍其發達之經過，故以編年爲便；一則考其變遷之痕迹，宜偏重體裁也。

所謂文體云者，其大別則爲散文與韻文，茲篇則縮小範圍，專就韻文方面立論，因爲散文無大變化，近代之散文與古代之散文，在文體組織上，差別甚微，若謂今不如古，亦只是文章技術問題，非文體之不同也。唯韻文則不然，漢賦之與駢文，古樂府之與近體詩，詞之與曲，文章之結構絕然不同；誠以中國之文字乃一字一音，最宜於韻文，是以我國之韻文，變化特多，爲世界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幾及，蓋單音文字，於歌曲最稱便利，而對偶排律，尤所獨長，茲篇所謂韻文之「文」字乃廣義的，包舉樂府、詩、詞、曲等在內。

文學之與純文學略有差別，文章原是一種工具，其作用大略可分爲記載事故，發表意志，傳達思想，抒發情感等。但純文學則有時專爲作文而作文，其所作之文並未打算與他人讀，乃至不希望有人讀。然則此類文章更有何用處，不幾等於廢物矣乎。是不然，因爲文章工具說，乃知識作用；但人類於求知之外，尙有所謂精神；爲作文而作文之文章，卽精神作用也。由此言之，則此類文章，其重要性殊不減於工具之文，或更過之；但此類文章，多屬於韻文方面。

韻文發生在散文之先，而韻語又發生在文字之先，旣爲識者所同認。蓋以天籟乃聲音之自然，有聲斯有韻，非文學家之獨能創造也。試觀今日苗獮民族之歌謠，可以證之。彼等何嘗有文字，更無所謂文學家，然天籟之歌，殊多悅耳之音。其外如非洲及南洋羣島之土人，實無處而不可以得例證。韻語發生在文字之先，已如前所云。卽以見諸文字而論，則如書經之「乃聖乃神，乃武乃文。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爲天下君。」又「人心惟危，道心唯微。」及「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唯口出好興戎。」等，不勝枚舉。尙書乃中國書籍之最古，亦卽世界書籍之最古，四千有餘歲矣。又如易經之「雲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終始，六位時成。」之類，亦皆韻語。此外如周秦諸子之所著述，其中莫不有韻語。至

於詩經三百首，則更爲韻語體之純文學矣。

凡物之變也，必有其原因，無因則不會起變化；又必有其途徑，不循蹊徑則變化不成。蓋此等轉變，非一蹴而可幾，不同變戲法；變戲法乃假的，而此則甚真也。譬諸下等動物之變而爲人，語其原因，則爲感覺走路之外尚有他工作，乃漸改爲以兩條腿專任走路，兩條腿司走路以外之事。語其途徑，則不知幾經變遷，乃變爲猴，猴乃變爲人是也。唯文體亦然，語其變化之原因約有二端：一曰欲勝古人，一曰圖避困難。語其途徑亦約有二端：一則從文章結構方面，一則從修辭方面是也。出發點雖各異，而結果乃會於一途，豈初意之所及料哉。

試以文體爲綱，表其類別及轉變之程序如次。

詩三百篇，乃中原文學之祖，一切變化，皆由此出。

在文的方面，則有

騷

賦

七

駢文

律賦（等）

在詩的方面，則有

古樂府

五七言詩

新樂府

詞

曲（等）其源皆出自三百篇，更分別言之。

騷

騷卽離騷，乃楚辭之一篇。但何以不曰楚辭而曰騷，因楚辭乃書名。又何以不曰離騷而曰騷，因離騷乃篇名，而騷則爲一種文體之名故也。離騷一篇不過二千餘字，竟成爲一種獨立文體之名詞；因此可見離騷之偉大，同時亦可見屈原之偉大。

司馬遷曰，離騷上追三百篇。柳宗元曰，離騷乃效頌，其次效雅，又效風。劉勰曰，離騷風格自是從詩來，然鑄詞卻全祖易。以此論之，騷之文學受三百篇影響，當無異辭。三百篇乃中原固有之文學，迨戰國之世，與荆楚文學融合而一變，南北朝時代，與西北民族之樂歌融合而又一變，痕迹固自宛然。解剖楚辭，其成分約有三種：（一）受三百篇之影響。三百篇之主旨曰溫柔敦厚，曰怨而不怒，楚辭適符斯旨。（二）荆楚民族之特性。卽一種半神祕性是也，讀九歌可見，三百篇曾無此種神話。（三）屈原個人之特性。屈子之爲人，以一身而具兩種矛盾性，卽面目冰冷，而情感則熱至沸點是已。故結果乃至於自殺，試舉其作品之數語，便可見其自殺之途徑。

製芰荷以爲衣兮，集芙蓉以爲裳。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（離騷）

哀吾生之無樂兮，幽獨處乎山中。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，固將愁苦而終窮。（涉江）

退靜默而莫余知兮，進呼號又莫吾聞。（惜誦）

曼余目以流觀兮，冀一反之何時。（哀郢）

以上所列舉，在離騷一段之語意曰：只要我問心無愧，你不原諒我也不要緊。猶是自慰自解，強作達觀語。涉江之所謂吾生無樂，愁苦終窮，則已入於悲觀了。惜誦之語意則是欲退不能欲進不得，自覺無路可走了。哀郢之語意則是舉目四望，覺得天地雖大，竟無一處可以容其身。人生至此，舍自殺更有何法。然而至死猶是怨而不怒，此騷之所以由詩變也。

三百篇雖屬中原文學之祖，但非成於一人手，且多無作者主名，乃廣集民間之歌謠而已。故屈原以前，可以謂之無專門文學家，有之則自屈子始。歷史上第一位文學大家，結果乃出於自殺，斯亦可悲也已。

屈原既放而作九章。史記曰：懷王長子頃襄王立，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，王怒

而遷之。劉向曰，屈原放在草野，復作九章。可見九章乃離騷之餘韻。離騷作於懷王時，而九章則作於襄王時也。九章之章目曰：惜誦，涉江，哀郢，抽思，懷沙，思美人，惜往日，橘頌，悲回風，是也。王逸曰：離騷之詞緩，九章之詞切。蓋前者尙存諷諫之旨，冀王之覺悟，故纏綿排惻；後者則希望斷絕，自書其悲憤，故沈鬱頓挫。試各錄一段以爲方。

時續紛其變易兮，又何可以淹留。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爲茅。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爲此蕭艾也。豈其有他故兮，莫好修之害也。余以蘭爲可恃兮，羌無實而容長。委厥美以從俗兮，苟得列乎衆芳。椒專佞以慢慝兮，椒又欲充夫佩褱。旣干進而務入兮，又何芳之能祗。固時俗之流從兮，又孰能無變化。覽椒蘭其若茲兮，又况揭車與江離。（離騷）

入激浦余儻惘兮，迷不知吾所如。深林杳以冥冥兮，猿狖之所居。山高峻以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。霰雪紛其無垠兮，雲霏霏而承宇。（涉江）

九歌乃祀神之曲。序曰：九歌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昔楚國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間，其俗信鬼而好祠，其祀必作歌樂，鼓舞以樂諸神。屈原放逐，竄伏其域，懷憂苦毒，愁思沸鬱，出見俗人祭祀之禮，歌舞之樂，

其詞鄙陋，因作九歌之曲。可見此乃荆楚當日之歌謠，屈子因其意而改造其辭句者。歌名爲九，實凡十有一首。曰：東皇太一，雲中君，湘君，湘夫人，大司命，少司命，東君，河伯，山鬼，國殤，禮魂。除國殤禮魂而外，餘皆神之名，可見國殤乃附祀而禮魂一首僅五句，實禮成之餘韻耳。

九歌多描寫美麗之女神，以屈原之文學天才，出其綺麗之才思，用縱橫之筆法，寫飄杳之神話，較於離騷九章諸篇，韻味自覺不同。節錄數段，以見其文章之美及思想之神祕。

君不行兮夷猶，蹇誰留兮中洲。美要眇兮宜脩，沛吾乘兮桂舟。令沅湘兮無波，使江水兮安流。望夫君兮未來，吹參差兮誰思。駕飛龍兮北征，遭吾道兮洞庭。薜荔柏兮蕙綯，蓀撓兮蘭旌。望涖陽兮極浦，橫大江兮揚靈。（湘君）

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余。嫋嫋兮秋風，洞庭波兮木葉下。白蘋兮聘望，與佳期兮夕張。鳥萃兮蘋中，罾何爲兮木上。沅有芷兮澧有蘭，思公子兮未敢言。荒忽兮遠望，觀流水兮潺湲。

（湘夫人）

靈衣兮被被，玉佩兮陸離。一陰兮一陽，衆莫知兮余所爲。（大司命）

秋蘭兮青青。綠葉兮紫莖。滿堂兮美人，忽獨與余兮目成。入不言兮出不辭，乘回風兮載雲旗。悲莫悲兮生別離。樂莫樂兮新相知。荷衣兮蕙帶，儵而來兮忽而逝。夕宿兮帝郊，君誰須兮雲之際（少司命）。

若有人兮山之阿。被薜荔兮帶女蘿。既含睇兮又宜笑。子慕予兮善窈窕。乘赤豹兮從文狸。辛夷車兮結桂旗。被石蘭兮帶杜衡。折芳馨兮遺所思。（山鬼）

文章颺忽奇詭，不可方物，而穠麗優游，安詳厚重，的是荆楚民族半神祕性之成分與中原文學化。合而成。而天才之特絕，足以御之於戲，此其所以爲屈原歟。

九章，九歌，遠遊，諸篇同是騷體，卜居，漁父，則爲散文。唯天問一篇，非騷非散，乃不嚴格之韻語，周秦諸子，多屬此種文體。

先兄任公有一段評屈原的話，曰：「屈原的情感是煩悶的，卻又是濃摯的，孤潔的，堅強的，濃摯，孤潔，堅強，三種拼攏一處，已經有點不甚相容，還湊著他那種境遇，所以變成煩悶。屈原是有潔癖的人，鬧到情死，他的情感全含亢奮性，看不出一點消極的痕跡。」又曰：「楚辭的特色，在替我們文學

界開創浪漫境界，常常把情感提往超現實的方向，他的現實方面還是和三百篇一樣路數，纏綿悱惻，怨而不怒。於斯可見，其怨而不怒之表情乃得自三百篇超現實之表情，乃荆楚民族半神祕之本性。二者相調合，遂成一屈原而亦殺一屈原。

宋玉亦楚之郢人，乃屈原弟子。其所作之九辯，亦效騷體，但已變離騷之纏綿而爲急促，且多怨天尤人語，不逮離騷遠矣。然表情方法之奔迸噴湧，則與離騷同。九辯并序共爲十篇，其序如奇峯突起，氣勢壯闊。曰：

悲哉，秋之爲氣也。蕭瑟兮，草木搖落而變衰；憊慄兮，若在遠行；登山臨水兮，送將歸。沉寥兮，天高而氣清；寂漻兮，收潦而水清。慙悽增欷兮，薄寒之中人；愴愴恨兮，去故而就新。其後復有一段寫秋氣之肅殺，亦極佳。曰：

去白日之昭昭兮，襲長夜之悠悠。離芳靄之方壯兮，余委約而悲愁。秋旣先戒以白露兮，冬又申之以嚴霜。收恢台之孟夏兮，然坎僭而沈藏。葉菸邑而無色兮，枝煩挐而交橫。顏淫溢而將罷兮，柯彷彿而委黃。